

【學術報導】

佛經音義研討會紀要

竺家寧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一、前言

佛經語言的研究，是學術界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新課題。無論海峽兩岸，都有越來越多的相關著作論文問世。以佛經語言為專題的研討會，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其影響範圍已經不止於中國人的地區，更涵蓋了日本、韓國、甚至歐美地區。台灣方面，各大學、佛學院所幾乎都開設了佛經語言相關的課程。其主要原因是大家意識到漢文佛典實際上才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佛教資源。而今天要有效利用這些資源，首先必須克服「語言的障礙」，因為漢文佛典是運用一千年前的中文口語寫出來的。由於語言的變遷，使得今天閱讀佛典感到困難。佛經語言學正是利用傳統小學、現代語言學的知識來克服「語言的障礙」。九十四年（二〇〇五）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上海召開了「首屆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正是這方面的努力的一部分。會議由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主辦，地點在上海市桂林路一〇〇號，上海師範大學西部校區學術交流中心（學思園）。研討會日程安排如下：

九月二十日報到。

二十一日上午八：三〇—九：三〇開幕式，包括了上海師範大學校長俞立中教授致詞、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孫遜教授致詞。

九：三〇—一一：三〇學術報告（文苑樓七〇八室）主持人竺家寧、臧克和。

二十一日下午一四：〇〇—一五：三〇學術報告（文苑樓七〇八室）主持人黃坤堯、徐文堪。

一五：四五—一七：三〇學術報告（文苑樓七〇八室）主持人李圭甲、華學誠。

二十二日上午八：三〇—一〇：〇〇學術報告（文苑樓七〇八室）主持人丁鋒、俞理明。

一〇：〇〇會議總結（竺家寧）和閉幕式（文苑樓七〇八室）

發表的論文共二十篇，歸納起來，有下面幾種類型：佛經文字的研究，佛經聲韻的研究，佛經訓詁、字義的研究，佛經詞彙的研究，佛經音義的比較研究，佛經版本的考察與校勘。

二、佛經文字的研究

屬於這一類的有日本熊本學園大學丁鋒〈現存最早經音義——隋釋曇捷及所著《法華經字釋》考〉，認為學界公認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為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其實，在玄應之前，與智騫同時代至少還有一種佛經音義問世，並且殘存於其他著作中，流傳至今。這就是與智騫同屬隋朝東都洛陽慧日道場的沙門曇捷為《妙法蓮華經》所著的《字釋》。《字釋》的一部分內容以被引用的形式，保留在日本僧人「中算」的《妙法蓮華經釋文》裡。佛經音義作為一種闡釋佛典語言的訓釋文體，是隨著佛理東傳廣為傳播而形成發達起來，也與漢魏以來漢語語言註釋學音義體的勃興息息相關。中算是日本平安時代中期京都景福寺的僧侶。從序來看，成書值中國北宋初年。現存版本為中算遺作經其弟子真興整理重抄後進獻的，為卷軸三帖全本，現存日本京都真言宗醍醐派總本山醍醐寺三寶院靈寶館。主要取曇捷的《單字》和窺基的《音訓》為主體，糅合其他諸家學說而成。曇捷的書寫作於隋，何時何人將其帶到日本，均無考。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在引用各家學說時，均一一交代作者或引述來源。全書引用曇捷計一百一十六條。如：(一)妙(法)：曇捷云微也。(二)(妙)法：曇捷云常也令也。(三)蓮(華)：曇捷云藕子云云。《妙法蓮華經字釋》作者隋代沙門曇捷其人，無考。檢索各種資料，作者得出幾個結論：曇捷曾為一介書生，後來才成了智顛的弟子。智顛開皇十四年在家鄉的玉泉院說《摩訶止觀》，三年後智顛入寂，曇捷在這年十月見到他，可見曇捷是他晚年的弟子。在智顛的天台宗經典中，《妙法蓮華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曇捷要寫作《法華經字釋》了，完全是一種師承。《佛祖統記》卷九和卷二十四的世系排列中，曇捷都是在具名姓者的六十五人中居三十九。……這與曇捷入門太晚是符合的。曇捷既然能上世系表，說明他在智顛過世後仍然持續佛門生涯，是善始善終並有建樹的。中算《妙法蓮華經釋文》明示曇捷是「大隋京師惠日道場沙門」，因此有必要對曇捷與慧日道場的關係作些考察。隋代有兩個慧日道場，一為江都慧日道場，另一個為東都內慧日道場。東都內慧日道場實際上是煬帝御用寺廟，深受朝廷厚遇。《續高僧傳》中所屬其他寺廟的隋唐之際僧人也多蒙受隋帝青睞，進過慧日道場。有隋一代大行弘教崇佛之事，對天台宗宗師和宗法獨重。隋代慧日道場廣集天下道藝名僧號稱兩千，……曇捷既是智顛的弟子，又與天台宗二祖灌頂有識，通過這種聯繫聞達於隋帝，進入慧日道場，也是容易做到的。作者認為，《佛祖統記》中記載的智顛弟子湖南岳陽人曇捷，就是寫作《法華經字釋》的曇捷，而這個曇捷後來進入了東都洛陽的慧日道場，著作以後得以傳入日本。至今缺少證明曇捷與《妙法蓮華經》的關係，但是智顛的學統及其與曇捷的師徒關係，現在似乎可以作為有利的關聯證據了。

另外一篇是姚永銘「利用佛經音義補輯《說文》逸字應該注意的若干問題」，認為《說文解字》是中國語言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但是屢經傳抄刊刻，難免存在訛脫衍倒的情況，因此《說文》原文的校勘一向受到重視，其中補輯逸字更成了歷代《說文》研究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內容。利用佛經音義補輯《說文》逸字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說文》用字與經典用字有正俗之別，《說文》用正字，經典用俗字，正俗字構成異體關係，不能僅僅依據經典用字不見於《說文》而補輯之。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

《說文》無曦字。考《大般若經》音義（二卷七頁）曦註引《說文》：「氣也。從日從兮義聲。」

那麼是不是真的今本《說文》脫落了「曦」字呢？恐怕未必。……比較直接的證據也見於《慧琳音義》。該書卷九十四「炎羲」條：「下喜飢反，傳文作曦，俗字也。《字書》正作羲。孔注《尚書》云：『羲和曰御也。』又《山海經》云：『天地之妻羲和生十日也。』王逸注《楚辭》云：『羲，光明貌』《說文》：『從兮義聲也。』」

二是佛經音義本身卷帙浩繁，編著者前後有失照應，內部往往存在歧異，應該將其從總體上作一個全盤的考察，否則僅僅依據某條引文而加以補輯，實屬非常輕率，也是非常危險的。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

《說文》無濤字，新附有之。考《玄奘法師傳》及《新華嚴經》音義（八十三卷三頁、續二卷八頁）濤注引《說文》云：「濤，潮水湧起也。從水，壽聲。」

《慧琳音義》卷一「波濤」條：「唐勞反，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潮水湧起遷者為濤。』」據此，釋「濤」為「潮水湧起」當是許慎之《淮南子注》，而非許氏《說文》。

三是佛經音義雖然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但是與其他資料一樣，也難免存在訛失。在利用佛經音義補輯《說文》逸字時，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時刻提醒自己，以免以訛傳訛。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

《說文》無釧字，惟《新附》有之。考《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音義（續一卷九頁）釧注引《說文》云：「腕環也。」

清·王玉樹、鄭珍皆由字的角對「釧」字作了考察，說明晉以前未見「釧」字，當然《說文》原本也不可能有「釧」字。考察《慧琳音義》：環釧，下川戀反。《韻英》云：「臂環也。」形聲字也。（卷十二）

「釧」字凡七見，無一引用《說文》。丁福保據以補輯的《續一切經音義》，本文作者認為希麟這一條的文字基本上是襲用《慧琳音義》卷四十一「環釧」條的文字，但又隨意作了一些增添，這大概是造成丁福保誤補「釧」字的主要原因。

四是應該儘量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人在《說文》用字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可資借鑑參考，不能僅僅依據佛經音義的引文補輯《說文》逸字。

五是應該綜合參稽各種文獻。補輯《說文》逸字，佛經音義只是其中一種比較重要的資料，但絕不是唯一的資料，因此在補輯《說文》逸字的時候，也應該參考別的文獻，而不能僅僅依據佛經音義這樣一種單一類型的文獻。

本文作者認為，佛經音義的材料是補輯《說文》逸字的重要依據，但是由於佛經音義自身的特點與不足，在利用佛經音義補輯《說文》逸字時還是應該非常謹慎，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盡可能避免誤輯的情況產生。

三、佛經聲韻的研究

屬於這一類的有黃坤堯「玄應音系辨析」，認為陸德明、陸法言、玄應三家都可以是隋唐之際的語言學大師，精通音韻，各有造詣。對於漢字的注音來說，三家的反切用字不一，但整體的音韻系統基本一致，大同小異。玄應的注音基本上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束縛，可以活現當時的長安雅言音系，這雖然不一定就是當時的長安話，但卻必然是以長安為中心而又可以通行於洛陽、金陵的共同語。相對於陸德明的南音音系（金陵的雅言）、陸法言的綜合音系（洛陽、金陵的雅言），那麼玄應音系可能就是長安的雅言和經音了。玄應的音系跟《釋文》、《切韻》的音系大同小異，聲韻的基本架構幾乎完全一致，只是略有分合，可以表現出一些地域特色，或者也可以說是共同語中的方言差異。本文作者從輕唇音、舌上音、重紐、聲調差異與異讀、方言差異等不同的側面加以考察，指出玄應音的特點所在。

(一)輕唇音

周法高、王力二家認為玄應跟《切韻》一樣，仍然是輕重唇不分的。其實玄應的音系輕重唇分立，連明、微也能分開。玄應音中確實還有一些輕重唇混切的現象。而有問題的切語上字則集中於「父」、「扶」、「亡」三字，這是製作反切時的常用字，大概是受了傳統習慣所影響，偶然沿用舊有的反切，未及訂正，不見得就是審音錯誤。

(二)舌上音

如果從切語上字方面加以考察，玄應知系混切者多用「都」字，澄系混切者多用「徒」字，都是限於某一個範圍之內。舌上音大體上是可以分出來的。

(三)重紐

玄應的重紐與《釋文》及《切韻》相較，數量已大大減少了，可以反映初唐重紐韻部迅速合併以及消失的過程。

(四)聲調差異與異讀問題

董志翹認為「玄應音帶有秦隴、梁益色彩」。作者一一求證，認為玄應音與《廣韻》音竟然完全的一致，沒有異讀，當然更沒有聲調差異了。玄應經音以複詞為主，複詞的意義比較穩定，基本上以一字一音為主，多音字極少，很多《釋文》常見的異讀，在玄應《一切經音義》中都很少出現，異讀的問題並不顯著。跟平常的讀音不同時，旨在提示讀者要注意字句中特殊的含義。如：妻：且計反。〔妻汝〕。玄應音義區別的標準大致與《釋文》、《切韻》相同，約定俗成，一般的讀者也易於瞭解。但玄應多音字的注音材料極少，顯示讀音正朝規範化和簡化的方向邁進，而單詞也逐漸為複詞所取代了，不必專靠讀音別義。

(五)方言差異

玄應以關中音為中國的正音，但也重視江南音，南北對舉。其次則為山東，顯示東西的方言差異，其他地區討論的不多，有時只是簡單的指出差異所在。

作者認為玄應的審音與《廣韻》多同，可見二者都是公認的標準音。且玄應註的佛經音，可以擺脫傳統儒家音義的束縛，更能顯出當時長安讀音的原貌。

四、佛經訓詁、字義的研究

屬於這一類的有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方一新的「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生經》音義劄記」認為玄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所釋詞語（詞條）時常與今傳世本《大藏經》文字不同，可資校勘比對。本文以《大正藏》、《中華大藏經》為例，分析兩部《大藏經》

與《玄應音義》產生差異的原因。在文字方面有古今字（賈／價）、異體字（訶／呵，踏／躡）、通假字（銀鑿／狼當，宋本作「狼當」者，乃「銀鑿」之借。「銀鑿」雖古書習見，但字面生僻易誤。觸𦉑／觸嬈，玄應、慧琳所見本作「觸𦉑」，表示戲弄、騷擾或糾纏，有「𦉑」、「嬈」等不同寫法，皆聲近義通。）、俗體字（形近而訛，翕眼／翕眠，《生經》作「翕眼」，《中華大藏經》同。「翕眼」爲「眨眼」之意。）、在詞彙方面有同義詞（謹呼／喧呼，《生經》卷三作「喧呼」，《中華大藏經》同。《玄應音義》卷十二「謹呼」條：「古文作𠄎，又作誼，同虛袁反。」）、不明詞義而改（髡鉗，《生經》卷五作「髡鉗」，《中華大藏經》同。據《大正藏》校記，髡，元明二本作「髮」。《玄應音義》卷十二「髡鉗」條：「口昆反，下巨炎反。」「髡鉗」，亦作「髡鉗」。古代的一種刑罰，謂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

另外還有上海師範大學語言所陳五雲《可洪音義碎拾》，陳先生整理《藏經音義隨函錄》，發現其中甚多俗字，乃摘出疏證分析之。例如：傳抄訛誤例。「壯訛作牡」的字誤，可洪舉出十四條例子佐證。顧炎武《日知錄》云：「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爲牡丹。」今觀《可洪音義》，知「壯」、「牡」二字相淆由來已久。陳先生主張，究其根源，實因隸變而來，從月之字往往書作近似牛旁之字。作者又提出「就勢書寫例」，如「爲」字之誤。可洪於訛字下云：「上于垂反。當也。正作爲也。此是書人誤書人字，而就裏著爲字也。經云：『已生善法爲令安住？』」陳先生認爲可洪明確指出訛字產生的原因。原來「爲」字上頭書人誤寫作人，又不便塗改，遂就勢在人的下頭寫個為。「為」本是「爲」六朝以來的簡俗字，佛經書手多用之。作者又提出「鑄刻壞字例」。如「紀」字之糸偏旁缺少左下點。陳先生以此爲書人書寫後，因刻工鑄刻而損糸左下點，應爲壞字，非關正俗。然此種壞字若爲後人摹寫，亦有可能成爲俗字來源之一。同樣的例子還有「綜」缺少「宗」的右下一點；「苦」缺了中間的「十」；「乾」左傍缺第二筆短橫等等。

另外還有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儲泰松「《可洪音義》註釋的內容及其特色」，認爲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簡稱《可洪音義》）主要爲疏通佛典疑難詞以理解內容的微言大義而編纂，註釋內容不限於形音義，還涉及佛典的正偽與閱讀問題。儲先生認爲佛典音義問題前人論及不多，因此於本文中簡述《可洪音義》的特點及體例，提出如下幾點看法：

第一，辨經之正偽。據儲先生研究，《可洪音義》所用底本藏經爲延祚寺藏，收經主要依《開元錄》，見於錄者即目爲正本，見於別錄而藏經又收錄者，一般視爲偽經。此外，可洪還依抄經的紙數多寡、用語的雅俗、經文的內容、用字的真俗等等來判定一部經的真偽。

第二，據經意比證異文定經文文字之正誤。儲先生認爲，經典經累代傳抄，加上抄手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信徒，幾經輾轉，以非爲是的經文自然影響對佛經的正確理解。就此可洪常比證異文，推定經意，並作出判斷。如《可洪音義·賢劫經卷一》中，可洪便據經意斷定「判伴」當作「剖判」。

第三，斷句及衍文。佛典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產生俗字，亦不斷出現衍、脫現象，儲先生認為可洪的解決辦法有：指出衍文及正確的句讀，並引原文為證。分析衍文及文字乙倒的原因，並指出正確的形式。指出脫文及被註詞所在的正確位置。

另外還有林光明「漢文佛典之梵字音義研究」，認為漢文藏經中，常有一些非漢文的字型夾列其間，這些特殊的字型，大多是梵文，主要有五種字體：(一)唐代使用悉曇體，如《大正藏》；(二)宋代使用城體，如《高麗藏》；(三)元、明、清使用蘭札體，如《嘉興藏》；(四)清朝的御製滿、漢、蒙、藏四體的多種經文，使用藏文梵字；(五)現代新出資料，則用天城體。如何學習辨識這些字體，是值得研究者重視的基礎知識之一。有人認為梵音一直沒有變，其實梵音是有其變化的，特別是考慮到印度各地的差別，以及傳譯成漢文時，還有時間前後與地方不同的差異。作者提出了：

(一) **雅語和俗語**，雅語是符合婆羅門文化講究音聲的理想語言，然而雅語的讀音在一音節中常有三個乃至更多的子音，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會顯得拗口而不便利，為了溝通方便，日久自然產生簡化的俗語，即將這些多子音的音節簡化成比較順口的讀音。

(二) **梵語的讀誦習慣**。梵文字音 r 於讀誦時會帶有 h 音，這是某些地區梵文的讀誦習慣。

(三) **梵音的變遷**。梵文字音的 d，曾經與 n 音非常接近，這可以從漢譯佛典中窺見一斑。天息災所譯的《大乘莊嚴寶王經》中的六字大明咒為「唵引麼拏鉢訥銘二合吽引」，梵文羅馬轉寫，其中 padme 的 d，天息災為「訥」，接近 n 音。

此外，自元朝以後，受藏傳佛教的影響，新的漢譯經典，也受藏文二種發音系統影響。二十世紀所取出的房山石經中，收有絕世孤本的《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該書中收有大量的音釋資料，頗值音譯與音韻研究者重視。作者將全書增列梵文羅馬拼音與悉曇字，重新出版並改名為《石經明咒集新編》。針對五體梵字、房山明咒集，與梵漢字典等，作者花費十數年的工夫研究，目前已有初步的成果。

五、佛經詞彙的研究

屬於這一類的有林源、唐永寶「佛經音義在大型歷時語文辭書編纂中的價值」，他們認為佛經音義徵引了許多古逸辭書，保存了大量俗字俗詞。本文以從佛經音義中所輯得的四百餘條東漢末服虔的《通俗文》對《漢語大字典》提早書證、訂補詞義等方面的作用為例，來說明在大型歷時語文辭書的編纂中，佛經音義是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

(一) 可據《通俗文》提早《大字典》書證者。《大字典》引其他晚出辭書傳註，可據佛經音義所引《通俗文》提早書證者近百條，例如：引《切韻》者有「蹂」字、引《爾雅》郭註者有「蚋」字、引元·戴侗《六書故》者有「軒」字。

(二) 可據《通俗文》補《大字典》書證者。例如：碍，《大字典》「碍」的「限制」一義無書證，可補《通俗文》「限至日碍」條。

(三) 可據《通俗文》補正《大字典》釋義者。例如：謔，《大字典》謔，謔詞，言急。《玉篇》：「謔，謔詞，言急。」三國·魏程曉《清署校事官書》：「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謔詞為賢能。」

(四) 可據《通俗文》增刪《大字典》義項者。例如：銀，《大字典》：銀，銀鑄。據《通俗文》「錘頭曰銀鑄。」可為「銀」增加一個義項「錘頭」。這一條可能是今吳語稱「錘子」為「銀頭」的最早語源記錄。

另外還有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廣州）曾昭聰「玄應《眾經音義》中的詞源探討述評」，認為漢語詞源研究者對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時期的詞源研究成果重視得還不夠，因此從事這一研究必須發掘材料。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是唐釋玄應的《眾經音義》，內容包容甚廣，集《說文》系字書、《爾雅》系辭書、《切韻》系韻書及古代典籍註疏的字詞訓釋於一書。作者又介紹了玄應《眾經音義》對詞源探討的幾個貢獻，提出下面幾個重點：

(一) 訓釋了大量的外來詞。例如卷二十四「印度」條：於振反，下徒故反。或言天竺，或云身毒，或作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印度即度名月月有千名，斯稱一也。良以彼土聖賢相相繼開悟，群生如月照臨，因以名也。一說云，賢豆本名音陀羅婆他那，此云主處，主謂天帝也，當以天帝所護故世久號也。

(二) 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詞源（主要是事物的得名之由）。

從顏色探求詞源：例如卷二十三「帝青」條：梵言因陀羅尼羅目多，是帝釋寶，亦作青色，以其最勝，故稱帝釋青。或解言：帝釋所居楚波利質多羅樹下地是其寶，故名帝勢青日多，此云珠，以此寶為珠也。從功能、性狀探求詞源：例如卷三「七痛」條：又做養。養音弋掌反，經中名受是也。謂能領納苦樂，故名受。從歷史、來源及相關事物探求詞源：例如卷十一「都梁」條：案盛宏《荊州記》云：香蘭也。都梁，縣名，有小山，山上悉生蘭，俗謂蘭為都梁，即以縣為名也。從外形探求詞源：例如卷二十四「伊沙馱羅」條：舊云伊沙陀羅，此云自在持，亦言持轉，言此山多有諸峰，形如車軸，故以名也。從詞義引申角度探求詞源：例如卷二十五「子息」條：思力反。兒子曰息。息者，氣在人身中所稟以生也。《東觀漢記》云「此蓋我子息」是也。今人出錢生子亦曰息，義一也。

從聲音探求詞源：例如卷二十五「命命鳥」條：梵言耆婆耆婆鳥也。

從文字構形方面探求詞源：例如卷二十二「賢哲」條：胡聖反。士之美稱也。又多才也。賢士聖明，故從叀，又賢者國之寶，用與貝同，故從貝字意也。下又作喆，同，知列反。《爾雅》：哲，知也。《方言》：齊宋之間謂之爲哲，哲謂照了也。

此外還有竺家寧「佛經中的名詞重疊現象」，認爲漢語中的重疊構詞當中，形容詞重疊產生的最早，也最普遍。在佛經中這類例子甚多。而名詞重疊，卻是比較希有的現象。在中古佛經中，有的名詞重疊以後，仍然作名詞用，有的則轉爲其他詞類。本文所討論的詞條都是佛經中的常用詞。包含：

1.人人，意思是「每個人；所有的人。」

2.各各，「各各」有「各自」的意思。

3.事事，意思是「每件事」。

4.品品，指「各種品類」。「品品」是表示複數的名詞，通常和「若干」、「皆」、「諸」、「一切」等詞連用。

5.家家，意義爲「人人；每個人」。意義同「人人」、「各各」。由「人人種。各各種」、「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家家**出戶。各各喜歡」各例可證。

6.等等，《佛光大辭典》無等等：「佛之煩惱淨盡，且神力廣大，**非其餘之菩薩所能等同，稱爲無等；佛與佛之果位平等，故稱無等等**。又佛道超絕，無有能與等同者，故稱無等；唯佛與佛道等同，故稱無等等。……此外，又形容最尊、最貴而無有與之相等者，如般若心經於諸部般若經典中乃最爲扼要之精髓，故古來又稱爲無等等咒、無等等明咒。」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無有等等〕謂數量之大無上也。無有相等同等數之意。又云無等等。

按：丁福保「等等」之解釋爲動詞「有」之賓語。可見「等等」爲一體，不宜分訓。下文「**無上無上上。無等無等等**」以單用與重疊式並列，可知重疊有加重語氣之意。重疊或不重疊，基本語意相同。其內部結構，「無」爲動詞，「等」或「等等」爲名詞作賓語。「**無等等**」屬動賓結構。由佛經原文的用法看，並非上述辭典所謂之「**佛與佛之果位平等，故稱無等等**」。（意謂「無等」指佛，第一個「等」是「等同」之義，第二個「等」是「平等」之義）《佛光大辭典》的解釋來自《維摩經義疏》，隋·吉藏造。以「**無等等**」爲主謂結構，而認爲兩個「等」字功能和意義都不同，這樣的解釋，與佛經原文之用法不符。

「無等等」之「等」字為「比擬」之義，無法比擬之人，指佛陀。是單一的名詞。不能拆分為「無等」、「等」兩部分。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的解釋比較妥當。句例中「無上上」與「無等等」並列，說明意義相同。

7.節節，「節節」的意思是「一段一段，逐次，逐一」。佛經的「節節」大部分都指身體的每一部分，或每一塊、每一段。「節」原本就有「身體」之意。如「折節」即彎身行禮。「節節」偶而可以由「一段一段」引伸為「每一個部分、每一個角落」。

8.心心，「心心」指連綿不斷的思想念頭。

9.牙牙，「牙牙」意思是「每一顆牙齒」。

10.色色，「色色」的意思是「樣樣；各式各樣」。

11.物物，「物物」指「各種物品，各樣事物」，「物物恒諦觀」是說各種事物總要看清它真實無妄的一面。

12.痛痛，這是一個佛經常用詞。最早的例子可以提前到西晉。

13.親親，「親親」指親屬；親戚。

六、佛經音義的比較研究

屬於這一類的有徐時儀「玄應與慧琳《一切經音義》的比較」，作者認為唐·釋玄應所撰《眾經音義》是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慧琳集玄應等人的音義之大成，又大加擴充，撰成《慧琳音義》，成為現存內容最豐富的一部佛經音義。《玄應音義》和《慧琳音義》兩部佛經音義前後相承，然並不是同一部書。其關係包括下面幾方面：

(一) **玄應和慧琳兩部音義的前後相承**。玄應詮釋佛經詞語往往用「借音」來標示其與本音不同。慧琳用「假借字」來標示經文中的通假現象。玄應所說的假借有一些有詞義上的關聯。慧琳所說的「假借字」中有一些實際上屬於詞義上的引申。玄應所說的假借中有一些則是方音的記音字。慧琳所說的假借中有一些是俗語的記音字。

(二) **《慧琳音義》的後出轉精**。玄應從《大方廣佛華嚴經》至《阿毘達摩順正理論》共四百五十四部大小乘經律論中選取詞語加以註釋。慧琳則遍及二藏，從一千二百部佛經中選詞註釋，所作音義規模遠遠超過玄應，徵引古書也更為廣泛。慧琳較玄應的後出轉精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 **標明六書**。例如：胞：「古文作包。象形字也。爲是胎衣，蔡邕石經加肉作胞。」（卷二「胞胎」）

2. **發明互見**。例如：擾：「而沼反。前第三卷已具釋。」（卷一「纏擾」）

3. **註明語源**。例如：旋嵐：「下音藍，北狄突厥語也。」（卷三十五）

另外還有李圭甲、金愛英「五大音義書綜合檢索系統的校勘方案研究」，認爲佛經五大音義書原本是爲精讀佛經撰寫的五種代表性音義書：玄應的《一切經音義》、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慧苑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可洪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謂「音義書」是說明「音」和「義」的書，是讀佛經時解釋佛經中出現的難解詞彙的「音」和「義」的佛教用語辭典兼字典。但是五大音義書的內容重複較多且缺少一貫性，所以很難查找想要檢索的詞彙，而且解註過於簡單，作爲工具書的效用性極差，也沒有按照時代變化重新整理，導致了最終看不懂詞彙的弊端。作者認爲五大音義書中校勘最需要的部分就是字形。因爲當時出現大量的口語詞彙，而其詞彙固定成文字的過程中不得不使用大量古今字、俗體字和各種異體字形，所以同樣的詞彙也會在字形上有不同的表現，致使檢索和語意理解上產生混亂。其次是「說解的校勘」，解釋每個音義書中的特定詞彙添加說明的時候，根據編者的趣向或其他原因，雖爲同一詞彙但解釋不同的情況比較多，而且引用古代前籍的時候選擇的引用也不同，所以需要對註解作校勘。其次是「字音的校勘」，音義書的目的就是解釋佛書中的難解詞彙的音和義，所以五部音義書大部分詞調都標上了注音。注音大體有反切注音法、直音法、假借法。異體字形作標題字的時候，不僅把正字形的音，而且也把異體字的音也同時標註，所以使使用者容易引起混亂。所以對異體字形的注音要加上附加說明，避免讀者的混亂。

七、佛經版本的考察與校勘

屬於這一類的有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陳源源「《妙法蓮華經釋文》所引佛典『音義書』考——以慧苑《華嚴經音義》與行瑫《大藏經音疏》爲例」，本文以《法華釋文》所引的慧苑《華嚴經音義》與行瑫《大藏經音疏》爲例，就作者使用的「音義」著作做考察，並對其中的一些條目進行探討。包括：

(一) **慧苑《華嚴經音義》**。(夜)叉——華嚴經惠苑音云：此云祠祭鬼，謂俗間相祭以求恩福者也。高麗本《華嚴經音義》卷下「夜叉」條云：夜叉，此云祭祠鬼，謂俗間祠以求恩福者也。《慧琳音義》卷二十三轉錄《華嚴經音義》卷下「夜叉」條云：此云祠祭鬼，謂俗間祠祭以求恩福者，舊翻爲捷疾鬼也。按：據高麗本《華嚴經音義》與《慧琳音義》轉錄的《華嚴經音義》可知，《法華釋文》引文有誤，「相祭」當爲「祠祭」。

(二) 行瑠《大藏經音疏》。《法華釋文》引用《大藏經音疏》七十四處。這些條目分別對字詞的形、音、義進行分析。例如：佳——古暎反。慈恩云：善也，好也。行瑠云：作加音呼。按：古暎反、加音的發音不同。前為佳韻字，後為麻韻字。二者音近是此異切產生的原因。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指出「麻韻音近佳皆」，徐時儀「玄應眾經音義研究」指出「假攝麻與蟹攝佳異切」的現象，並引用蒲立本、潘悟雲關於家麻在日語無因中讀音相同的證據。

另外還有梁曉虹「日本現存佛經音義及其史料價值」，認為佛經音義作為「治經」的工具，要適應佛教在日本發展的趨勢，為解讀佛書之用，就會與當地的語言文字發生密不可分的關係，佛經音義也必定會有新的發展，這也就為佛經音義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日本現存佛經音義的種類從來源上分析，可分為三種類型：

1. 隨佛教東傳而來的中國僧人所撰述者。隨佛教東傳來到日本的中國僧人所撰述的各種佛經音義，曾屢被抄寫，廣為流傳，而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後來還被刻寫刊印，其中有不少為各大寺廟及貴族大家收藏，從而留下了各種不同寫本和版本，成為日本現存的佛經音義的重要基礎。如：《玄應音義》，奈良時代以來就多被抄寫，後還廣為刊印。

2. 在中國所傳來音義基礎上加工而成者。中國成立的佛經音義書陸續傳來，而且隨著抄寫者的加筆和訓內容的增加，和風化逐漸濃郁，從而形成又一種類型的佛經音義，即在中國傳來音義基礎上加工而成者。如：

水谷真成《佛典音義書目》第二《華嚴部》收有《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私記》二卷。小林芳規根據此本字體以及和訓形式、上代特殊假名之使用方法，認為此乃奈良時代的作品。

3. 日本僧人所撰述者。應該說：古代日本僧人在熱心抄寫從中國傳來的佛經音義的同時，就已經在編撰自己所用的佛經音義。如現存的「石山寺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根據學者考證，就被推測為奈良朝僧人信行所撰。平安時代類此的音義書多有出現，例如：《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義》、《孔雀經音義》、《俱舍論音義》等，其中有若干還現存，而數量和種類最多的則為《妙法蓮華經》所作音義。而其中，中算的《法華經釋文》又堪為之代表。

以上是只從來源所進行的大致分類。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然是第二類和第三類，它們充分體現了佛經音義在日本的發展。日本現存佛經音義的史料價值方面，中國古代各種佛經音義，均先後傳到日本，並屢被抄寫收藏，廣為刻寫刊印，從而留下了各種不同寫本和版本，有唐時舊本，甚至還有極為珍貴的孤本，故對校勘輯佚等極有幫助。日本人所撰佛經音義亦秉承古代佛經音義之特色，廣泛援引各類古籍，尤其是文字、聲韻之書，進行註釋和訓解。而此較之於中國本土的古佛經音義，其價值更具不同意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有些古籍在中國大陸已經失逸，但因早年曾傳到日本，故緝佚考史，考定現存古籍殘本之真偽等，就極為有用。其二，日本人所撰寫之音義，或在所傳來之古音義基礎上添註加釋的部分，其所

援引自然就不僅是中國古籍，也會有日本各種古典書籍。從文字音韻訓詁的角度，日本現存佛經音義的資料價值也相當寶貴。如《妙法蓮華經釋文》的編撰者中算被認為乃當時致力於文字訓詁，尤精於字義解釋的大家。《妙法蓮華經釋文》可謂其用徹底的訓詁註釋的精神，引用諸文獻進行實證的學術辭書。據統計，此書比較忠實地、豐富地收容了大約有二百五十種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典籍，其中佚書內容極為豐富。

另外還有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鄭賢章「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與古籍整理」，認為五代可洪花了十年時間撰寫《隨函錄》，全書分三十卷，成書後入藏，然自《宋史·藝文志》存有書目後，其書漸從中土佚失，今所見版本僅為高麗藏再雕本。該書內容豐富，於文字、音韻、訓詁、古籍整理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鄭先生本文即從古籍整理的角度切入。提出該書對漢文佛經的校勘有重要作用。鄭先生主張《隨函錄》對佛經的校勘有特殊作用，一則因為它保存了當時所見的寫本文字，比較真實地反映佛教原有面貌；二則因它對當時所見的版本異文有較多的揭示與判斷，使我們能認識和鑑別今天的佛經異文。例如：

有受妙念知取善惡，知棗、石榴、菴羅、菴勒、鼻螺、渴豎、劫必他等種種之果，或辛或苦或酸或甜或鹹或澁，味力各別，消熟所資，其功不一，及果壞已，味力隨種遷化而生。（《大乘顯識經》卷一，《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一八一頁下）

據可洪《隨函錄》，知棗當為如棗之誤。鄭先生以為「如」與「知」形體近似，根據文義，也應作「如」，用於表比喻。同時《隨函錄》對《一切經音義》的校正有重要的作用。鄭先生指出，玄應《一切經音義》與慧琳《一切經音義》是佛經音義書中最著名的兩種，但當他們認為佛經原文某字有問題時，常用自以為是的字替換。《隨函錄》中可洪則會列出原文，不同的意見僅現於註釋，保存了經典原貌。如《隨函錄》就曾提正玄應在《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裡，用「粒」替代「廩」是錯誤的。

另外還有南京曉莊學院人文學院苗昱「《華嚴音義》版本考」。苗先生的版本考據如下：

（一）《華嚴經》和《華嚴音義》。自東漢末佛教傳入中國，就開始有人將佛典譯成漢文。對《大方廣佛華嚴經》有三次大規模的翻譯。第一次在東晉義熙十四年，此即後人所稱的舊譯《華嚴》；第二次是武周時，此為新譯《華嚴》；第三次是唐德宗貞元年間，後人稱之為《普賢行願品》。

為舊譯《華嚴》作音義而流傳至今的只有玄應《華嚴音義》。而新譯《華嚴》譯出後便廣泛流傳，為之作音義者不只一家，較早的始於釋法藏。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無直接題名「華嚴音義」的寫卷，依《敦煌佛經音義寫經述要》載，與《華嚴經》俗字、音義相關的寫卷僅兩個。

(二) **《慧苑音義》版本系統**。慧苑，生平不詳，其為新譯《華嚴》寫成《音義》二卷，流傳甚廣，智昇與圓照在世時都還能見到。

《慧苑音義》的正文先列《華嚴經》卷名與品名，然後按在經中的出現順序將需解釋的詞立目訓釋，訓時多引藏外字書及傳、疏等，故有很高的校勘和輯佚價值。苗先生尚對其單刻本、《慧琳音義》本、單行本進行比較。

(三) **《古寫本》**。民國時期《古寫本》被羅振玉在日本發現，並經他借回中國。此書分上下兩卷，依苗先生所見，《古寫本》成書時代距武周不久，乃僧人定昭所藏之本，應是日人為日人研讀新譯《華嚴》而作。《古寫本》以《慧苑音義》作主要底本，還參以其他《華嚴音義》，體例與《慧苑音義》基本相同。

另外還有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肖燕「《玄應音義》不同版本引《釋名》考」。本文擬通過對《玄應音義》四個版本引用《釋名》條目的逐條比勘、對照，來比較《玄應音義》各個版本的異同以及承襲。例如：

(一) **海本、永本之比較**。作者選擇的《玄應音義》的四個版本分別為：叢書集成引用海山仙館叢書本（簡稱海本），《中華大藏經》所據永樂南藏本（簡稱永本），山田孝雄據聖語藏本和大治寫本匯編本（簡稱山本），《中華大藏經》所據趙城廣勝寺金藏本（簡稱金本）。海本為道光末年潘仕成翻刻莊本，收入海山仙館叢書，莊焘據西安大興善寺明南藏重刻本，註中有莊焘、錢坫、孫星衍等人的校語。對四個版本引《釋名》內容的比勘發現，各個版本間有差異的大約有一〇七條，而海本、永本之不同約有三十四條。

(二) **海本、永本與山本、金本之比較**。海本與永本引《釋名》之差異，多是脫字、衍字。……總體上，海本因據明南藏翻刻，故海本、永本差異並不顯著。作者再將其與山本、金本對比，不同之處除前言脫字、衍字，形近而誤之外，許多引文詳略不一，差異較大，約有三十五條。

(三) **與海本、永本、金本之比較**。海本、永本與山本、金本的差別顯著，山本、金本引文較海本、永本簡略，引文用詞上也略有不同。

(四) **《慧琳音義》轉錄《玄應音義》與山本之比較**。《慧琳音義》成書於元和三年以前，玄應與慧琳兩人相距一百多年，慧琳所見《玄應音義》雖也不一定是原本，但由於二者年代相距較近，故慧琳所轉錄的《玄應音義》當比其他傳本更多地保存了原貌。

即使以海本為底本的永本，也與海本有著眾多的不同。山本、金本比較於海、永本，差別更為突出。相較而言，山本、金本引用內容比較簡略，在字詞使用上，亦區別於海、永本。山本則在此條總數、引用內容等方面顯示出與後世刻本更大的差異。

另外還有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李霞「《慧琳音義》引《玉篇》考」，認為《慧琳音義》所引《玉篇》共二千零五條，其中在現存原本《玉篇》殘卷中可以檢索到該字的條目共一百三十二條，減去重出的六十五條，《慧琳音義》實際引用原本《玉篇》共六十七條。作者按其所以內容與原本《玉篇》的相符程度，將其分為五類：

1. 《慧琳音義》所引與原本殘卷完全相符的條目（共四十一條，重出十四條，共二十七字）
2. 《慧琳音義》所引與原本殘卷相異的條目（共二十六條，重出八條，共十八字）
3. 《慧琳音義》所引與原本殘卷有異有同的條目（共四十八條，重出三十六條，共十二字）
4. 《慧琳音義》有引用，但原本殘卷有字無義的條目（共十三條，重出六條，共七字）
5. 其他（共四條，重出一條，共三字）

綜上，《慧琳音義》所引到的可以在原本《玉篇》殘卷中找到的條目與原本殘卷內容相同的佔四〇%，不同的佔二七%，有異有同的佔一八%，有其字無其異的佔一〇%，其他佔四%。在與殘卷不同的和有異有同的那兩部分條目中也不排除有相當部分是在傳抄和引用時不可避免出現的一些小的刪略與訛誤，可以說它們在實質上也是與原本殘卷內容相同的。所以，可以說《慧琳音義》所引到的可以在原本《玉篇》殘卷中找到的條目與原本殘卷在內容上至少有半數是相一致的。

八、結論

歸納上面各論文的性質和特點，我們可以發現這次研討會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的注意：

(一) **《可洪音義》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可洪音義》篇幅有三十卷，僅次於《慧琳音義》，過去一直很少學者從事研究。本次會議以此為專題的共有三篇。可見的未來，這方面的研究必然會有更多的學者參與，提出更豐富的研究成果。

(二) **佛經音義比較研究的開展**。這次會議有兩篇是專對比較問題展開討論的，包括徐時儀「玄應與慧琳《一切經音義》的比較」、「李圭甲，金愛英，五大音義書綜合檢索系統的

校勘方案研究」。目前保存的佛經音義有五部，這五部書的內容資料有同有異，值得佛教界和學術界共同來作進一步的深入比較和研究。

(三) **版本校勘的研究**。版本校勘是古籍研究的重要基礎功夫，這次研討會多達七篇論文是屬於這個方面的。大部分是年輕一輩的學者，有的目前還是博士生。由他們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意義。唯有奠定了身後的版本文獻校勘的基礎，未來從事語言的研究，才能具有更扎實的文獻辨別能力，從而能更有效的掌握佛經資料，探索其中的語言問題。

這次研討會也給了我們一些啓發，我們希望這樣的學術結集，能繼續下去，如薪火之傳遞，永不熄滅。其次，我們也樂見有更多的年輕學者的參與。年輕化是這次會議的特色之一，學術的傳承，需要鼓勵青年人的積極投入與參與。最後，我們也樂見兩岸學術交流的發展，佛經語言問題的重視，是兩岸學術界的共識，若能充分把兩岸資源結合起來，這方面的研究一定能更快速的發展，取得更好的成果。這是宗教界、學術界可以共同努力的。